

情景交融

一条河的美丽

○赵 征

在杭州萧山区苏黎士小镇我的居住地,有一条U字形的河,像一条项链挂在住宅区的脖颈上。这是一条无名河,但不是断头河。源头是时有时无的山涧水,溢水口则是人工修建的注入下游河流的涵洞。下雨天就会有山水通过管道泄入河中。若是暴雨倾盆,山洪涌入河中的水声就像钟鼓齐鸣,响声震耳。若是细雨绵绵,入河之水如同一缕琴弦,弹奏着轻快的抒情曲。河边次第展开着香樟的浓绿,竹子的青翠,杨柳的袅娜,桂花的飘香。

我沿河行走时忽见锦鲤成群,优哉悠哉,不断地掀起道道波纹,在阳光下闪烁着明媚的彩晕。花色品种各样的锦鲤,在水中尽态极妍,平添了生动有趣的况味。顿时,这条河就像天空出现了彩霞,美丽多姿

地活泛起来。那一次,我看见一个大约五六十岁的男子,不断地从一只红色塑料桶里掏出鱼食,大把大把地往水面撒去。锦鲤们奋不顾身地争食,忽儿张大嘴巴,忽儿调头扭尾,发出哗啦啦的水声。当鱼食撒向另一片水域,它们就蜂拥而上,热闹得如同在跳广场舞。我心里暗想,美不胜收的花港观鱼,出现在这条河里了。我心里产生了要与养鱼人聊聊的冲动,便向他走去。“有了这些鱼,河都漂亮起来了。”我先开口。“这条河原先空荡荡的,水质也不好,我想养鱼能改变水质,就买来一桶桶鱼苗,除了观赏的锦鲤,还有鲤鱼、鲢鱼、包头鱼、甲鱼等。”他如数家珍。“那你每天都要给鱼喂食

吗?买鱼食费钱吗?”“人一天三顿,鱼也每天要喂的。一天的鱼食大约花70元。我早就想好,拿出工资的一部分做公益。”他顿了顿又说,“这些鱼挺有灵性的,一听到我的声音就向我游过来,养鱼也开心着呢。”“你成了鱼司令啦。”我笑道。“这条河是大家的,要靠大家来保护。不要在河边钓鱼,不要把生活用水倒入河中,不要在河里洗涤,大家都要为此条河出力。”我久久站立着,脑际浮起一个联想。如果这条河是套在住宅区脖子上的项链,那么这些锦鲤是镶嵌在项链上的宝石。我在河边寻寻觅觅,又收获一个新比喻:如果把住宅区比作一个美女,那么这条河就

是美女的两条长辫,令人瞩目的是辫子上缀着鲜艳美丽的头花。这一比喻是新的河景赋予我的。到了初夏,河中又漂起长方形的网箱,里面睡莲羞答答地贴水开放,或淡白或粉红,铺展着淡淡的柔丽。另一头的网箱又有新的创意,除了秀逸的睡莲外,还有几盆美人蕉,把这条河点缀得如同织锦一般。一天夜晚,我踩着淡淡的月光在河边散步,见一个三十挂零的年轻人,倚着栏杆赏看月下之花。于是我与他便有了一番关于花的对话。我很快便听出,他就是养花人,正在木桩上做着幽梦的盆花是他养的,正在与河水窃窃私语的睡莲也是他养的。我的好奇心上来了,便问:“你在河上养了这么多花,你人

住这里之前也养过花吗?”他如实禀告:“我在老家虽然养过花,但这些花都是我从花木城买来的。”“你怎么想到在河上养花呢?”我问。他说:“我前年住进来之后,就想着用花把这条河装扮一下,让河道变得更美丽,让环境变得更美丽。”过了几天,我发现曲桥旁边泊着一条小而新的木船。而此时,正巧养花人在给盆花浇水,我便大声问:“这条小船也是你买的?”他仰脸笑答:“是的,因为河面上有落叶和杂物,有了这条小船我就可以经常打捞掉,保持河水干净清洁。”河中鱼,水上花,给了我一种启迪:装扮大环境的美,那是一种大美的境界呀!

往事如歌

也曾参与地摊经济

○河 流

曾一度被人追逐的地摊经济,如今似乎又成了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香饽饽。其实,我也算参与过地摊经济。这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事了。自参加工作进入了纺织行业,一直都想去经营部门工作,却从没想要去摆地摊,从骨子里都没有想过。但一个偶然的机

会,却让我干了一票,而且效果不错。这不但让我在单位声名鹊起,也为我实现梦想奠定了一点基础。记得改革开放的第二年,地摊经济风起云涌,社会上一些有胆识的“无业游民”因此发了财。那时我在工厂上班,铁饭碗硬着呢,没想过去年那个!

一次,工厂要举行一年一度的文体活动,而我业余会几样乐器,于是被厂部派随工会文体部陈主任和另一名搞舞蹈的女生,一同去杭州、上海等地采购演出服装和乐器等。那时,我们在山区小县城待久了,从没去过杭州、上海这样的大城市,恨不得马上去看看外面的世界。

就在举行演出之际,我把从上海买回的领带和短球裤全端了出来。领带以每条2.50元、短球裤以每条2.3元,向企业各部门推销。

哇!真的好漂亮哦,各色各样,价格也便宜。有人去市场打听过,这同类型领带,就是批发也不低于4.5元一条。于是,有人提议:大合唱每个男士都配一条领带,那肯定很洋气;球队每个队员配两条短球裤,只要印上号码就成,工会经费开支得了。还别说,这个提议从领导到参与者都觉得不错,于是我带回的东西被一抢而空。到最后,还差几条短球裤只能去商场购买。

活动结束后,文体部陈主任和那位女同胞如梦方醒,吵着要我请客,我满口答应。不久,这事还成了厂里的“新闻”,都说我老谋深算,夸我有经济头脑呢。

自然,这事也为我几年后出任厂销售科长奠定了基础。

思绪点滴

用心定有回报

○春 和

前段时间,应孙老师之邀,我到茶园学炒茶。刚进园子,看到一群20岁出头的年轻人,正叽叽喳喳地围着孙老师,她和蔼地应对着。

“今天炒茶每锅需茶青150克,要学生自己采。他们嫌太阳晒,担心虫子咬,不愿进树丛,没有采足量,要我的茶青匀给他们。”孙老师对我说。

我们边走边聊,转眼到了炒茶锅前。孙老师让学生分组炒茶。学生们缓缓落座,倒下茶青操作起来。

“注意安全,锅里温度有200℃左右。抓茶那手指拇指翘开,让茶叶从左右两边慢慢滑落。”孙老师满头大汗,穿梭着手把手一个个教过去。

动作转换间,忽然,我眼角瞥见奇异一幕:一个学生左手摇着扇子,右手炒着茶,一脸无所谓。

教师教得热火朝天,脚不着地;学生学得事不关己,悠然自得。在这么大的反差面前,我被这个学生的无所谓刺痛了。

孙老师看我表情异样,走过来扯扯我的衣角,示意不要出声。她向我解释:“他们来学茶,大多是想看热闹,不是来学茶。”

“他们一出校门就直接面对社会了呢。”我说。“我先把知识教给他

来,加上自己身上的余款,一口气购买了近千条各式各样的领带和数百条短球裤。

我们搞纺织的一看就知道,这领带和短球裤质量虽然一般,但价格确实够便宜的。两位同事见我买这么多领带和短球裤,就问我这是要拿回去摆地摊吗?

我只能支支吾吾,便“嗯,嗯”了几句。

回来后,我立即把借同事的钱先给还清了。因为这趟任务完成得不错,我们还受到了领导表扬,大家自然是相安无事。而我,因买了一大堆货还没出手,心里毕竟还有负担,故一直在寻找机会。

两个月后,工厂的文化活动开始了,2000多人的企业,“庆国庆”合唱会演和篮球运动会,全厂各部门都在积极准备着。

我在举行演出之际,我把从上海买回的领带和短球裤全端了出来。领带以每条2.50元、短球裤以每条2.3元,向企业各部门推销。

哇!真的好漂亮哦,各色各样,价格也便宜。有人去市场打听过,这同类型领带,就是批发也不低于4.5元一条。于是,有人提议:大合唱每个男士都配一条领带,那肯定很洋气;球队每个队员配两条短球裤,只要印上号码就成,工会经费开支得了。还别说,这个提议从领导到参与者都觉得不错,于是我带回的东西被一抢而空。到最后,还差几条短球裤只能去商场购买。

活动结束后,文体部陈主任和那位女同胞如梦方醒,吵着要我请客,我满口答应。不久,这事还成了厂里的“新闻”,都说我老谋深算,夸我有经济头脑呢。

自然,这事也为我几年后出任厂销售科长奠定了基础。



精神的宝藏 郭建生 摄

微型小说

咋就想通了

○余 瀛

一说起要二孩,曾经头摇得像拨浪鼓的贾政,突然对外宣称准备要二孩了,这让大家百思不得其解。

这天,表弟汪成来到贾政家里:“表哥,你最近脑袋没被门夹吧?”

“我好好的,咋会被门夹?”贾政用手指着自己完好的脑袋回答。

“原来你总说,你的大儿子一出生,你没睡过一天安稳觉,还说打死也不会要二孩了,你现在咋又有了要二孩的想法?”

一周后,小姨子阿香看着

姐姐逐渐凸起的肚子,像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:“姐夫,你不是说前额的头发都是带大儿子脱掉的吗?前些年,你们为带孩子闹过多少矛盾?我姐多次承诺你不用带孩子,她也要生二孩,你死活不同意,怎么又突然想通了呢?”贾政笑了笑没有回答。

半个月后,贾政小时候的光庭娃娃龙平,听说贾政要了二孩更是打死都不相信。

“你怎么能接受没有血亲的孩子呢?你想过将来会是什么结局吗?你可要三思而后行啊!”龙平语重心长地

说。

“你这话是啥意思?难道你怀疑你嫂子她……”

“那不是明摆着嘛,你打死都不想有二孩,可如今突然有了,响鼓还用重锤?”

半年后,贾政儿女双全,大家纷纷祝贺,都说贾政有福气,有几儿女多好呀!

在贾政儿女百天的喜宴上,贾政与几个铁哥们喝着酩酊大醉,他满脸通红,卷着舌头说:“这,这下好了……”

“你这一让步,家庭不就和谐了吗?”

也许不会再狭路相逢,也许他也不至于对我心存感激,但这对我就是一种最好的结果,至少世界上少了一个恨我的人。

与人相处,最难的是适可而止,得理饶人,给别人留有余地,让其有改过自新的机会。人非圣贤,孰能无过?我们自己犯错过,不是也希望别人手下留情吗?

留一点余地给得罪你的人,不但不会吃亏,反而还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和感动。不是吗?这次车祸,让我看到了:那一位区政府领导勇于担当的责任感,和对我以及对他的司机的关怀、爱护、体恤;报社老总们对我的器重和认可;还有他们包括那位司机给了我一次善良的机会。更重要的是,我看到了宽容的力量。车轮虽然碾伤了我的脚趾,却给了我的心灵一次成长的机会。

难忘记忆

"小康"君半生追你好辛苦

○顾金生

“春风十里不如你”,改革开放真好!今年是“小康”决胜年,白驹过隙的40年,像一连串的“回忆杀”,碎碎念在我的脑海里满屏呈现。

上世纪70年代末,杭城百姓对“小康”的概念就是尽快地拥有较多的现代家电或新潮物件,追求最早的当属“立式电扇”了。一天,杭州新新饭店一朋友传来“惊人消息”——组装的电扇,180元一台,取货地余杭市郊。于是,我立马出发,一个多小时公交……到达时已人满为患,商品现装现卖。货款两讫后我开心得像捡了个宝,立马搭乘公交车回家,司机说要加张全票。我一想,还是省省了,打着走吧!回到家已是半夜,一插电,清风徐来,嗖嗖嗖……身上透凉心中却是泪。

不知啥时,满街响起“四喇叭”音响发出的“哆哆咪咪”,穿着喇叭裤、留着爆炸头的小青年提着它满街嘚瑟。音响店家有售,单价4000元,有人告知福建石狮只要2000元。于是约上一位发小,坐绿皮车到厦门,再转公交车到石狮海边渔村,一人一台,欣喜而返。没想上火车时被警察查获,说是“走私品”要充公。搞得我俩欲哭无泪,好说歹说,总算允许带走一台。回来后两人轮番分享,一人一周。每听到邓丽君金曲时总会血脉偾张,可当下关闭键后就百爪挠心,一台花了2台的钱,肉疼呀!

一天路过延安路家电商店,看到一只广东产顺德电饭煲,50多元,店员说烧出来的饭既香又糯。买!回家后用了没几天遇上查电的,说是“电炉”要没收。只好急急去商店开“电饭煲不是电炉”的证明,而证明没开成,又看上了一只80立升单门冰箱。服务员说是浙大刚研制出的两台之一,价格不贵。买!

心路历程

轿车轮子碾过我的脚趾

○王 珍

有一次,走在斑马线内过马路,就在快到路对面时,从我右边驶来一辆轿车。我的感觉中,司机明明是可以从我身后过的,但却故意加速地从我的前边碾过了我的脚趾。假如不是因为车上坐的是某区政府的一位领导,他根本就没想停车的意思,且态度相当蛮横。那位领导倒是相当和善,解释说 he 急着赶去参加一个重要会议,能不能先让我上车,把他送到会场后立刻让司机送我去医院。他下车前,特意很细心地给我留下了联系方式,且再三叮嘱司机,一定要把事情处理好。

领导一下车,那司机一副凶相毕露的歇斯底里样子。明明是他的错,还恶语相向,怪我跟他抢道:“走这么急去报死啊!”我一边疼得龇牙咧嘴,一边气得想哭。

关键时刻想到要依靠组织,立马拨通主管我的上司报社邹副总的电话。几乎,我和那司机刚到医院,邹副总就神色焦虑地赶到了。后来听朋友们说,那天他们正在聚会,接到我的电话立马放下筷子就走了,一口饭都还没来得及吃。他条理清楚地先挂急诊号让我就医。拍片的结果是大脚趾纵向骨裂。邹副总对司机说:“十指连心,多少痛就不需要我说了,这事怎么处理你应该懂。”

一夜疼痛无眠,加上心中无数的怨恨。想了无数种“报仇”的方案,一定要出这口恶气。

第二天一早,报社的王总编、邹副总加办公室主任,基本整套领导班子都来到我家。不一会儿,那位司机和区政府领导也到了。那位领导先开口致

歉,说这次事故完全是司机全责,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出来,他们一定满足。

王总编见我一时不知道怎么说,就先代表我说,“她本人受伤有多少痛苦且不说,光从报社来说就损失巨大。报社正在改革,她是不可或缺的骨干,休病假根本没有可能,所以她得带伤忍痛上班,报社还得派专车接送。你们也看到了,她家住的是7楼,又没电梯,这还不得她先生天天背她上下楼?”

是啊,我又痛又急,生怕自己就误报社的采编工作,还会给报社添麻烦,最可恨的是昨天这臭司机还这么凶狠!那会儿,我没有眼泪没有悲伤,只有仇恨满胸膛。

那位一直低头无语的司机突然抬头开口:“对不起,都是我的错!我昨天情绪失控,因